

吴冠中 妻子成全我一生的梦想

吴冠中，绘画艺术上中西合璧的集大成者，是一生致力于“油画民族化”和“国画现代化”的艺术巨匠。吴冠中出身贫寒，历经坎坷，他曾经说过，我一生很看重三个人：鲁迅、梵高和妻子。鲁迅给我方向、给我精神，梵高给我性格、给我独特，而妻子朱碧琴则成全我一生的梦想。

金手镯和红毛衣

1942年，吴冠中从艺专毕业后，来到重庆沙坪坝的一所大学任助教，朱碧琴在这所大学的附小任教。因缘巧合，千里相会，吴冠中一位同学恰恰曾是她的老师。于是两人相识并很快相爱。

吴冠中和朱碧琴走到一起，并没有什么浪漫故事，两个人也算不上志趣相投，相处得很平淡。但在他眼里，她平凡、善良，也很美，有一双动人的眼睛，让他一见钟情，属于自己喜欢的类型——有《浮生六记》中芸娘那种温婉，还有《伤逝》中子君那种勇敢。

1946年，两人在南京结婚，由美术教育家陈之佛主持婚礼。

半年之后，有个全国范围的公费留学机会，只有两个绘画专业的名额，吴冠中幸运地考中了。

临去法国之前，吴冠中特别想要一块手表，因为没有手表在国外会很不方便。对于新婚的他们来说，根本没有钱买这种奢侈品。朱碧琴有一只金手镯，那是母亲送给女儿的嫁妆，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吴冠中试探着对朱碧琴说，想把这个金手镯卖了去买只手表。但是，这不仅是母亲送的纪念

品，更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朱碧琴还想把钱用在刀刃上。所以，思前想后，她对吴冠中说：“这个手镯是假的，只是装饰品，不值什么钱。”吴冠中信以为真，郁闷了好几天，以他小孩子似的性格，心事全摆在脸上。

朱碧琴看着丈夫为了一块表整日愁眉苦脸，心又软了。几天后，她对吴冠中说：“这个手镯是真金的，你拿去卖了买手表吧。反正你走后，我就住到乡下去了，也不需要戴这个。”吴冠中大受感动，他深知手镯在妻子心中的分量，便暗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买一只一模一样的手镯送给妻子。这个愿望直到40年后才实现……

手表有了，朱碧琴又担心吴冠中在国外穿得寒酸受人笑话，又卖掉了自己的一件缎子夹袄，换了点紧俏的毛线，紧赶慢赶，织了一件红色的毛衣，既可保平安，又能保暖。大冬天，妻子身上穿的却是厚重的棉袄，吴冠中看了心里不是滋味。想着妻子正值青春年华，穿得像老太太一样，鼻子不由得酸了。

爱你到没牙时候

自此，他前往法国，踏上对西方艺术的探索之路；她则回到他的宜兴老家待产。

1950年，吴冠中留学结束，去留成为一个问题。继续留在国外发展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他问她的建议，她坦白不愿住到国外，但最终决定还是取决于他自己。吴冠中后来写道：“关键时刻，妻子的态度左右了大局。”

吴冠中选择了回国，一家三口在

北京团聚，过起简单又温馨的小日子。之后，他们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也相继出生，家庭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吴冠中每年都要多次背着油画箱，到深山老林和偏远山村写生。朱碧琴看着3个正长身体的孩子，愁绪油然而生。

有一天，几个孩子眼馋别人家的糖果，他们可怜巴巴的样子让朱碧琴心里很难受。回家后，她看到吴冠中还在画板前头也不抬地作画，喊他好几声都没回应。想想这些年来，自己担负着整个家庭的重担，照料丈夫孩子的生活，可自己生孩子时丈夫还在作画。自己受点委屈倒也算了，可孩子们也跟着遭罪，她越想越气，对吴冠中喊道：“你再这个样子，我不跟你过了！”

经历了这次风波，吴冠中也在反思，妻子对这个家庭的付出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不过，他知道妻子再气也不会抛下他。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吴冠中被调到一所美术学院，朱碧琴调到了美术研究机构，他们随着各自的单位到不同地区的农村劳动。有一段时期，两个人的劳动地点相距10余里，每个周日被允许见上一面。每周相会结束，要分开的时候他们会相互送别。送别之处有几户农家，葡萄架掩着土墙和拱门，吴冠中笑称这里是他们的“十里长亭”。

他的乐观，让妻子的心情也跟着开朗起来。在艰难的年代，他们还能那么快乐。下放生活结束返京时，吴冠中特意去画了那小小的农家院，他专门让画面里飞进了两只燕子，代表着他与妻子。

长年的劳作，加上因作画而生活不规律，使吴冠中得了严重的肝炎，同时他的痔疮又恶化了，被病情折磨得通宵失眠。看丈夫如此痛苦，朱碧琴临睡前总会摸摸他的头说：“我这一摸，你就一定能睡着了。”

在朱碧琴的照顾和精神抚慰下，吴冠中的健康一天天恢复，肝炎、痔疮经过医治也得到好转。一天，吴冠中和朱碧琴第一次谈起了他的病情。吴冠中说：“我以为自己活不过今年的冬天了。”朱碧琴听后，故意生气地说：“你胡扯什么，

你怎么能先走呢？我还要等着看你老得没牙的丑态呢。”

来世还要结连理

朱碧琴照顾吴冠中几十年，从没有离开北京去外地旅游。当孩子们各自成家，子孙绕膝下，她终于可以陪着吴冠中一起四处写生，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这时候的吴冠中已经是中外闻名的大画家，他们举案齐眉、携手同行的镜头，让周围许多人羡慕。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1年的早春，朱碧琴突然病倒了，病情很严重，是脑血栓。

朱碧琴病了之后，吴冠中就不再作画，他想多陪陪妻子。不过，由于医院离家很远，他年事已高，来回看望不便，孩子们也不放心，吴冠中只能减少去医院的次数，这让他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天，吴冠中突发奇想——去医院给妻子一个惊喜。于是，他偷偷地溜出了家门，坐上了前往医院的公交车。当他突然从天而降时，朱碧琴先是惊讶，然后抱怨他让家人担心。看着吴冠中像是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她又想起当年闹别扭的情景，笑着笑着不由得湿了眼眶，如今他们都老了，头发白了，牙齿也落了。

朱碧琴的病情后来发展成为阿尔茨海默病，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过去的记忆几乎全没了，她唯一记得的就是丈夫画画的事情。吃饭的时候，吴冠中一定要朱碧琴和他坐在同一张小桌上，有她在身边，这房子才像一个完整的家。

后来，吴冠中将他与妻子的故事，写成了一部作品《他和她》。他最后写道：“她成了婴儿。”他希望她永远是自己怀中的婴儿，那么安静地在他身边待着，让他照顾她。但是，最先离开的人却是他。2010年6月，吴冠中在北京走完了他91岁的人生。妻子朱碧琴当时不知道他的离世，他曾说过：“你走在我的前面，是你的福气。”但是他还是先走一步。一年多后，2011年10月，朱碧琴去世，享年86岁。两人很快在天上重逢了。

综合自《恋爱婚姻家庭》《伴侣》
冯丹 白鹭/文

赫鲁晓夫晚年热衷种西红柿

1964年10月，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退休”，此后一段时间，他处于精神恍惚、惘然若失之中，常常几个小时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不久，赫鲁晓夫逐渐恢复正常，开始读报以了解外界的变化。

在无所事事的闲暇中，赫鲁晓夫一度对摄影着了迷。他弄齐了全套摄影器材，并能拍出好的照片。

赫鲁晓夫更多的时间是用于种地，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花园和菜园。最使他感兴趣的是种西红柿，他种了200棵良种西红柿，每天清晨4点起床给西红柿浇水，每棵果实都很大，丰收在望。不料一场早霜毁了这些西红柿，他非常伤心。但很快他又开始热衷于无土栽培法。

曾经干过钳工的赫鲁晓夫订购了各种铁管，不顾“年迈和健康恶化”，亲自弯管并在上面钻孔。他准

备好溶液和混合剂，等着获得好收成。他信心十足地对人说，无土栽培法具有很大的前途，是农业的明天。不过收获时发现：这样生产的黄瓜和西红柿比普通的要贵十倍。他便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时间长了以后，赫鲁晓夫开始到附近散步。住地旁有一个休养所，他一去那儿，大家总是围上来，断断续续同他谈上几个小时。听众不断变换，后来休养所所长把与赫鲁晓夫谈话作为休养所的一项经常性的活动来安排。有时赫鲁晓夫走得远些，去邻近的农村。有一次，他看到一块地耕得不够精细，就请人找来农庄主席，就此事责备了他一番。集体农庄的主席却让他不要多管闲事。这件事一直使赫鲁晓夫耿耿于怀。

据《各界》刘振修/文

图说
价值观

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